



·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

**Mc
Graw
Hill** Education

GEI YANJIUSHENG DAOSHI DE JIAN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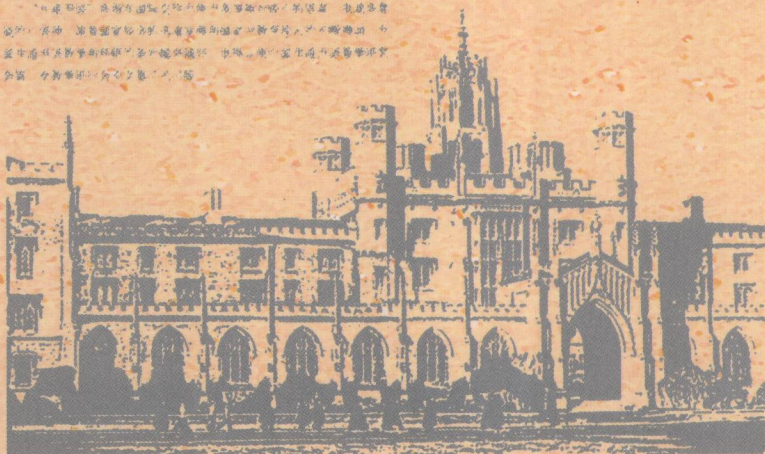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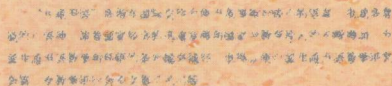
给研究生导师的建议

(第2版)

[英] 萨拉·德拉蒙特 (Sara Delamont)

[英] 保罗·阿特金森 (Paul Atkinson) 著

[英] 奥德特·帕里 (Odette Par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

给研究生导师的建议

(第2版)

[英] 萨拉·德拉蒙特 (Sara Delamont)

[英] 保罗·阿特金森 (Paul Atkinson) 著

[英] 奥德特·帕里 (Odette Parry)

彭万华 译

彭凯平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5 - 56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研究生导师的建议:第2版/(英)德拉蒙特(Delamont, S.)等著;彭万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ISBN 978 - 7 - 301 - 14814 - 3

I. 给… II. ①德… ②彭… III. 研究生教育 - 研究 IV. G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0086 号

Sara Delamont, Paul Atkinson and Odette Parry

Supervising the Doctorate: A guide to success, Second edition

ISBN: 0 - 335 - 21263 - 8

Copyright © Sara Delamont, Paul Atkinson and Odette Parry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short passages for the purposes of criticism and review,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f a licence from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Limited. Details of such licences (for reprographic reproduction)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Ltd of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T 4L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给研究生导师的建议(第2版)

著作责任者: [英]萨拉·德拉蒙特、[英]保罗·阿特金森、[英]奥德特·帕里 著
彭万华 译 彭凯平 校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责任编辑: 泮颖雯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4814 - 3/G · 25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3.5 印张 182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GEI YANJIUSHENG DAOSHI
>>> DE JIANYI

前言与致谢

写这本书是一种自大的行为,因为没有人可以宣称知道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研究生导师,让学生在友好、正直、情感稳定的环境中顺利完成学业。研究生导师的自信能被一个“失败”摧毁:某个学生不能提交论文,或者其论文被评审人否决,或者某个学生一直表现不佳,但是规定的注册期限已到。我们选择写作本书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两个研究项目并且掌握了大量的研究生及其导师的数据,因为我们经历了英国研究生教育变革的时期,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值得分享。

当然,多年来我们已经从研究生那里学到了许多。保罗·阿特金森要特别感谢巴巴拉·亚当(Barbara Adam)、约翰·贝龙(John Beynon)、罗宾·巴顿(Robin Bunton)、阿曼达·科菲(Amanda Coffey)、玛吉·格雷戈里(Maggie Gregory)、安德鲁·劳埃德(Andrew Lloyd)、伊夫林·帕森斯(Evelyn Parsons)、安德鲁·皮特毫斯(Andrew Pithouse)、苏西·斯科特(Susie Scott)、斯图尔特·托德(Stuart Todd)、帕特森·塔瑞博罗里(Patricia Taraborrelli)和马特·威廉斯(Matt Williams)。萨拉·德拉蒙特感谢玛丽·达蒙妮(Mary Darmanin)、珍妮·皮克(Jane Pilcher)、米歇尔·兰罗斯(Michele Langlois)、大卫·皮尔森(David Pearson)、特丽萨·里斯(Teresa Rees)、珍妮·萨里斯伯里(Jane Salisbury)和苏·桑德斯(Sue Sanders)。保罗·阿特金森和萨拉·德拉蒙特已经指导了超过75篇20000字左右的学位论文,其中包括硕士学位、研究型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他们已经在28所不同的英国大学和3所澳大利亚的大学评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包括两个大学的教育博士(EdD)^①论文。所有这些学生和同事都对本书中介绍的经验作出了贡献。自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在卡迪夫(Cardiff),在从斯特灵(Stirling)到普利茅斯(Plymouth)的其他英国大学,在英国教育研究协会(BERA)的年度学术会议上,在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

① 本书中“PHD in Education”译为教育学博士。

创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学会中,萨拉·德拉蒙特在博士生的指导和评价方面又做出了大量关键性的进展。在卡迪夫和斯特灵,在芬兰,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举行的教育研究学术年会上,以及在卡迪夫和巴斯思帕(Bath Spa)的两个暑期学校,我们也为研究生和EdD学生开办了专题讨论会。我们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课程的人,他们已经帮助我们理清了思路。我们也要感谢出版者提供的咨询专家和20位本书的使用者为我们填写了简短的调查问卷,他们都为这一版的推出提供了帮助。

在英国通过研究获得更高学位的人数在继续增长。在1996和2001年之间,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从10 214增加到14 115,增长了38%。因此,有更多的研究生指导工作要做。同时,提供专业博士学位的大学数也在增加:这是一种以课程项目为主的培养模式,课程结束后要写一篇博士学位标准的论文,但论文长度只相当于研究型硕士论文的长度。我们有一些指导专业博士学位攻读者的经验。专业博士学位中最著名的是EdD,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其他的专业博士学位,如EngD。人文学科还没有相应的专业博士学位,在科学学科中也相对较少。关于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阶段指导的问题尚未见许多研究,但已有的已被写入本书。自1997年以来,许多关于研究生指导和考核的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我们已经在本书中编排了这些内容。自本书第一版以来,我们在本书中广泛讨论的研究也发表在特定的学术期刊和专题文章中(Delamont, Atkinson and Parry, 2000)。ESRC通过两项基金资助了本书中提及的研究:“社会科学学科博士生的学术社会化”(T007401010)和“自然科学学科博士生的学术社会化”(R000233120)。我们要特别感谢研究委员会的支持。本书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ESRC的政策。我们感谢鲍勃·伯吉斯(Bob Burgess)和克里斯·波尔(Chris Pole)在两个项目执行过程中经常与我们进行讨论。

莎伦·比杰里(Sharen Bechares)和凯文·克里斯(Karen Chivers)为我们的原稿做了文字处理。安吉拉·琼斯(Angela Jones)在研究项目中整理了录音材料。梅尔·伊文思(Mel Evans)为本书第二版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对所有这些我们都非常感谢。

章节标题和开篇的引文取自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的《俗丽之夜》(*Gaudy Night*),其中包括许多关于学术生涯和研究中的风险的恰当评论。

目 录

1 绪论	(1)
2 帮助学生尽快适应研究生角色	(15)
3 引导学生合理设计与规划研究课题	(37)
4 如何撰写文献综述	(53)
5 指导学生进行数据收集	(70)
6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84)
7 提升导师和学生的判断力	(108)
8 为学生提供实用的论文写作建议	(125)
9 帮助学生顺利闯关——评审和答辩	(147)
10 帮助学生自信地开始职业生涯	(168)
11 如何挑选学生和构建研究文化	(185)
参考文献	(199)
译后记	(207)

绪论

那时我在弗兰博罗夫学院(Flanborough College)研究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教授写的学术论文,有人送来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历史题材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论点极具说服力,尽管我碰巧知道整篇文章都是相当不真实的。

(Sayers, 1972:330)

在高等教育领域,指导研究生是一件让人十分有成就感的事情。看着一个新学者成长为一个独立研究人员,开展一个项目,记录研究结果,在学术会议上陈述报告,并看到他的第一篇论文公开发表,真是一种绝妙的体验。指导一个新的学者进入你所在的研究领域是一项极为有益的工作,同时,这项工作也使你的研究成果得以代代相传。我们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分享成功指导研究生的喜悦,针对如何使学生更为成功提出建议,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供有效的预防措施以及事后补救措施。尽管此书的目标读者是新任导师,我们仍希望经验丰富的导师能从此书中获益。我们认为优秀、愉快的指导基于自觉性,而非凭借直觉。本书总的指导思想是,成功的、令人愉快的高等学位指导源于坦诚,对你自身的坦诚,以及对学生的坦诚——坦诚地交流研究的程序和问题。指导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源于导师认为学生已经知道某事,但其实学生并不知道,或者学生已知某事,但导师认为其不知道。

我们按照一个研究生从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到通过答辩后的事业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组织全书。虽然我们并不是完全遵照这一过程的先后顺序来安排各个章节,但是整本书仍是按照大体的时间脉络来展开

的。因此,我们从如何保证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开始,以与答辩之后学术生涯的发展相关的指导过程作为章节的结束。从第 11 章开始,我们讨论了博士生毕业后担任讲师的重要性,以及博士毕业生在学院中甚至整个大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我们对自己高水平的指导深感满意的同时,这些问题将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本书的读者将敏锐地体会到表面的荣誉以及指导和管理研究生所带来的巨大压力:研究生的人数常常被视为学院甚至整个大学取得的成就的标志。当一个研究生顺利毕业时,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她)自身的成就,他(她)的导师也能分享成功的喜悦,并体会到作为指导者的自豪感。毕业率是十分重要的。各种研究委员会和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Board, 简称 AHBR)是英国大学研究奖学金的主要提供单位,它们逐渐将高毕业率作为其评估学校的标准之一。在英国,从事研究的学生数目以及获得学位的学生数目被视为各个学院成就的证明,基金委员会对此定期进行研究水平评估(RAE),并将结果作为对学院和他们的大学进行资助的依据。

本书中我们将以案例来说明特殊的让人进退两难的矛盾处境及其解决方案。这些案例是我们的研究团队 25 年来遇到的导师和学生提出的棘手问题。这些棘手的问题十分常见,而我们则基于教员自身的发展和职业生涯的规划来陈述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这些案例对读者有所启发,并引发其他大学持续的职业发展的研讨。案例中的主题名称和其中的主角名字都是虚构的。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进行解释。

案例 1.1 工作道德

卡珊德拉·瑞丽(Cassandra Reilly)博士在科学系任教。她说她所在的大学位于一个繁华的城市,夜生活十分丰富。有许多研究生都是“社交动物”,而不愿花时间认真完成功课。卡珊德拉和教研组的其他同事并非主张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但是他们希望研究生们能迅速地开始 8 小时的工作,而不是带着宿醉迷迷糊糊地进行研究。她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学生遵守工作道德。在卡珊德拉看来,这些研究生们似乎对学习热情不高,也不愿为此付出过多时间,这使她十分困惑。

案例 1.2 写作障碍

来自休闲和旅游学院的埃德乌特·泰勒(Atwood Taylor)博士认为他最大的困扰来自于有写作障碍的学生,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例了。比如目前劳拉里·赖特(Laurali Wright)正在写作关于文化旅游的论文。她采访了一百多对前来多瑙河旅游的情侣,并记录下了他们的兴趣和爱好。赖特已经写了文献综述和一个章节,但是现在却无法继续写下去了。泰勒博士说他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这样的学生。

案例 1.3 对古代史甚是“无知”的导师

赫里埃特·弗朗西(Henrietta Francey)博士是朱尔斯·哈尼斯特(Jules Harnest)的导师。赫里埃特说她试图表现得友好并尽力给予帮助,但是她并不了解朱尔斯所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了解他所研究的古帝国所处的地域。朱尔斯热衷于钻研古希腊医学中涉及鼻血的部分,也对一些学者使用电脑软件来研究古代文字的做法十分着迷。然而赫里埃特对希腊医学思想方面的文献并不熟悉,她也承认自己对于用 IT 技术研究古代史的做法了解甚少并充满怀疑。但是因为她所在的院系很小,而她的其他同事专注于希泰语、罗马建筑学或是早期的教堂,因此也找不到别的导师来辅导朱尔斯。赫里埃特自己是研究希腊的专家,但是她的主要兴趣是戏剧中与航海和海运相关的比喻手法的运用。赫里埃特并未读过朱尔斯研读的文献资料,但是她说朱尔斯公开地质疑她所能给予的帮助。赫里埃特询问研究小组她应该对古希腊医学进行多深的研究,以及她是否应该接受 IT 方面的课程。

当你和研究小组的组长听完类似这样的问题之后,可能会觉得顺利完成研究生导师的任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可能并非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一个导师对学生研究的相关课题所知甚少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实验室中导师和学生之间存在这样大的差距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你也许难以接受“写作障碍”正在困扰着许多学生的这一事实。然而,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问题,在院系中已

经相当普遍。尽管你可能还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这些问题将来不会发生。此外,如果你即将指导其他学院的学生,或者培训新导师,你会发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益处颇多。的确,这是英国研究生教育的局限性之一:传统的个体努力和师徒关系受到重视,而过程和结果不能被直观地反映出来。我们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而忽视了普遍的原则。此书的目的是提供建议和忠告,以避免问题的发生,或者在问题发生的第一时间解决它们。我们并非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学术指导中的“问题”和消极的方面。我们重申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成功的指导能给人极大的满足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成功的工作关系的发展是学术工作中的高峰之一。然而这种工作关系(不管结果如何成功)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并且涵盖了学术研究的诸多方面。因此,完全一帆风顺、不存在争议的学术研究是十分罕见的。无论学生如何天资聪颖,导师如何卓越出色,研究的进展都依赖于切实的工作和对研究的关注。当我们谈论“问题”的时候,我们绝非是想使读者意志消沉,或是强调工作的紧张和缺陷。正相反,我们希望给予读者一个机会来反思这些事实,避免问题的发生,并最大限度地获得理性和感性的愉悦感。

让我们来看看上面的案例 1.3 中关于“无知的”导师的问题。假设赫里埃特·弗朗西回到自己的院系,下定决心要解决自己的问题。首先,她与朱尔斯·哈尼斯特面谈,坦陈自己的问题。他们尽释前嫌并达成一系列妥协。赫里埃特参加 IT 课程的学习,然后她与朱尔斯花一天时间谈论 IT 和古代历史的问题,其他一些专家也会参与他们的讨论。赫里埃特在讨论会上发现了她的一些老朋友,以及他们的博士生。朱尔斯也认识了许多其他学校的博士生,他可以和他們通过电子邮件沟通。他还认识了其他一批使用相同分析工具的人。赫里埃特也开始使用 IT 信息技术,并发现它能提高工作效率。她的下一本关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书也将因为新技术的运用而完成得更快。赫里埃特和朱尔斯一起列出了一个涉及古希腊医学思想的作品清单,而赫里埃特读完了所有这些作品。与此同时,她安排朱尔斯与英国其他大学古希腊医学方面的专家会面,并批准了他的旅行假期。朱尔斯的焦躁心情得以放松,对赫里埃特更加充满信心。而赫里埃特也开始着手写作关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悲剧作品中医学方面的隐喻的文章。一年后当你再看

见赫里埃特并问到朱尔斯时,她已经是心情愉快、充满活力了。他们俩的行动计划为朱尔斯带来了硕果累累的成绩,而赫里埃特也差不多完成了她的书并在写作论文。对赫里埃特而言,曾经难以忍受的负担现在已经转化为研究的新机会。

此书中的数据部分是作者在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中从导师和研究生那儿收集到的,还有一些是作者自身的经验——成功指导三个博士以及一个研究型硕士的经验能够为研究生导师提供借鉴,使他们能够最快最有效地指导学生完成论文。两个研究项目分别是在1989和1993年在英国进行的。第一个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城镇规划、社会人类学、人类地理、城市研究以及发展研究),第二个是关于科学的(人工智能、生物化学、自然地理以及环境科学)。本书中引用了在这两项研究中通过访谈和观察得到的数据。这两个研究项目中的发现在德拉蒙特、阿特金森和帕里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也有详细描述。这些有用的数据包括对五十多位导师采访的录音和记录。除了这些基于研究视角的数据,我们还选取了许多导师在与研究生共同工作中积累的实际经验。

在我们完成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后,又有了相当多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将这些新的成果也收录了进来,使得新版本拥有更多实用的案例。我们也从皮尔逊(Pearson, 2002)的一篇未发表过的论文中引用了一个章节,来展示在物理、化学、哲学和音乐方面对博士生的指导的最新数据。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卡迪夫大学开设一门博士生课程。我们曾指导过各个专业的学生,包括社会学、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规划学(planning)与其他学科(的确,我们的直接经验并不局限于社会科学,也涉及地球科学、化学和药剂学)。通过一系列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我们认识了许多研究生,并且开展了一系列涉及核心技巧和方法的课程。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传授学术生涯所需的“手艺”,并且帮助这些研究生在将来成为有所准备的导师。我们努力使这些研讨会切合实际,发放了许多资料和工作表。在此书中我们引用了这些资料和工作表中的部分,例如第4章的表4.1。我们引用它们是为了表明我们的整体观点,并和我们的读者分享开展上文提到的技能课程的案例。

我们通篇都努力给予导师们我们从学术研究中发现的建议——当我们认为“必须这样做,否则学生们会遭受痛苦”时。仅仅当我们的经验

和研究成果一致,即当经验和行动互为支持的时候我们才会提出建议。我们的基本信念是,指导是一种或者一系列能被人们掌握的技巧,技巧能够学习,并且会随着经验的增长而获得完善。我们希望这本书是积极向上、使人愉快的——我们的目标是使这本书充满激情,我们曾在贝克(Becker)1986年的著作《社会科学家的写作》中感受到这样的激情。我们在此书的第二版中更新、改写了许多案例和短文。这些案例来源于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处理过的学生和导师的真实案例,但是为了不暴露他们的身份,我们在细节方面做了变动。这些案例有些是结局美满的正面例子,也有些是让人追悔莫及的错误,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同事能够处理得更好,这些错误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写作这本书,以及所作的大量研究,都是针对研究生以及研究论文的写作的。除了较少的研究型硕士学位外,研究中涉及了大量的需要写作论文的授课式硕士学位(以我们学院为例,论文的限制是两万字)。在英国这类硕士学位的大量增长也意味着对每个学院而言,对研究生的指导已成为学院生活的重要部分。很显然,与博士论文相比,对这些简短论文的要求低得多。写作者不需要对学术有大量独创的贡献。但是,他们需要指导,并且对他们的指导与对博士生的指导有一些相似之处。专业博士学位学生在他们的论文阶段需要指导的情形与传统的博士生类似,但是由于专业博士学位学生是非全日制的,通常都有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对他们指导的实际情况是十分不同的。因此,我们讨论的主题、问题和答案不能只被看做是相关学术领域之外的硕士层次的内容。指导的许多方面是有一定的普遍原则的,并且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道德和保密

本书中我们引用了许多我们亲身经历的案例和一些研究项目中的案例。在所有的案例中,人名和地名都是虚构的。有时我们改变了人物的身份,比如,我们可能把一个威尔士国际橄榄球队的学生说成是一个万米长跑运动员。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的两个基金研究项目的被研究对象在文中也是以假名出现的:所有的导师都被叫做某博士,所有的

学生都用虚构的姓和名。因此斯洛斯托(Throstle)博士是詹森·英格索尔(Jason Ingersoll)的导师。所有大学的名字也都是匿名保护的。我们引用了埃格雷斯頓和德拉蒙特(Eggleston and Delamont, 1983)为英国教育研究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的一些数据,而参与调查的学生在文中也都受到匿名保护。

章节结构

第2章说明了如何帮助一个学生从大学生或者授课式研究生阶段(Taught Postgraduate)过渡到研究型研究生(Research Postgraduate)阶段。本章的重点在于帮助学生设计一个他力所能及的项目:比如,一个新手在3年里能独自完成的项目。

第3章是关于怎样才能在传统和发展两者间保持平衡。当学生开始一个合理的研究项目时,应该制订出合理的时间表、具体计划以及(如果有经验的话)研究设计。本章旨在说明导师必须掌握的平衡点,一方面必须确保研究计划的完成,另一方面要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己掌控研究项目。

第4章是关于写作文献综述。这一章展示了一个好的导师如何在确保学生广泛阅读并写出有意义的文献综述的同时,还能兼顾数据的收集工作。许多学生“淹没”在文献中,好的导师必须对此现象十分警觉。

第5章重点介绍了如何指导数据收集工作。一个善于沟通协商、善于选择最佳方法完成数据收集工作的好导师能够帮助学生避免一些糟糕的错误。本章集中阐述了一个成功的导师是如何运用自身的经验来帮助学生的。

第6章集中陈述了导师如何才能始终保持学生的动力和工作速度。一个研究项目能否完成不仅取决于成绩的优异,更取决于持续不断的动力和努力。在学业方面成功或是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做到坚持不懈、排除万难。导师必须警惕潜在的问题,思考如何鼓励学生继续研究、克服困难,最终完成学业。

第7章是关于如何获得普遍认同的能力,这些能力与研究中的判断力和鉴赏能力息息相关。除了研究设计涉及的技术问题和数据收集等

以外,导师和学生还必须关注所研究的专业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问题。

第8章是关于写作的。许多学生无法成功地将数据和记录转化为论文。关于写作的书相当少,而关于导师如何指导学生熟练地写作的书几乎没有,更不用提关于享受写作的了。

第9章是关于如何选择评审人及准备答辩的。许多研究生对评审中“不熟悉”的方面心怀畏惧。本章深入地探索了好的导师是如何通过组织模拟答辩和练习来减轻学生的紧张感,并提供了如何应付正式答辩的实用建议。本章同样分析了如何选择合适的校外评审,以保证在答辩标准不变的同时合理地考查学生。

第10章集中讲述了导师应如何“鼓舞学生”开创他们的事业。本章分析了导师的责任,帮助学生发表文章,完成一份有竞争力的简历,并找到工作。

第11章是关于挑选学生组建研究团队的。本章陈述了如何选择研究小组成员:审查申请、面试候选人、最优化地组合学生和导师以利于论文的完成。进而陈述了研究团队对于一个研究者事业的重要性。

国际比较

我们认为以上提到的都是英国的导师必须关心的问题。我们这里分析的公共机构的框架——基于我们的研究和经验——是英国的学术架构。然而,我们的观点并不仅仅只适用于英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生。

尽管不同国家间的教育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资金来源、组织、评审、毕业率和毕业时间等等,但是许多其他方面是不分国界、普遍适用的。来自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事实显示,许多基本的问题是类似的:全面深入的跨国研究表明,学科间的差距比国家间的差异要大得多。换句话说,与日本博士生导师对历史学的指导方法相比,日本博士生导师对物理学的指导与德国博士生导师对物理学的指导更有共性。这些研究显示了对高学历学生指导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并告诉我们应如何反驳所谓的国际差异性的观点。1987年,斯宾塞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历时三年、涉及五个国家(日本、英国、西德、美国和法国)的研究

项目,该项目涉及了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相关的一些方面(Clark,1993)。这个项目分别分析了各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代基金、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构架。在五个国家中研究人员都对典型学科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调研——历史学代表了人文学科,经济学代表了社会科学,而物理学则代表了自然科学。另外,研究人员还额外地在日本和美国分别对工程学和生物医学科学进行了研究。利用公开发表的数据,研究人员对各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教职员、研究生、学校管理层甚至是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士的采访,研究人员完成了深入透彻的调研。

通过这次“跨国比较研究”,克拉克(Clark)希望能够“获得更丰富的理解”(Clark,1993:378)。他认为这五个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就业市场需要高学历人才,学术的发展以及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对学术研究的资助和指导。克拉克深信,这四种趋势导致了共同的矛盾:集中和分散的矛盾,将研究设定在大学外的环境中还是仍将研究保留在大学中的矛盾,以及大学是应仍由政府控制还是自主竞争的矛盾。在这次斯宾塞基金会项目中,五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以上四种趋势所做出的反应以及各自导致的矛盾截然不同。克拉克认为,1990年“英国学术界的未来问题重重”,因为“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Clark,1993:369)。克拉克的这一评论预见了随后发生的种种政策变更。克拉克书中涉及英国的章节也被扩展成一篇独立的专题论文(Becher etc,1994)在英国发表。碰巧的是,当斯宾塞基金会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也设立了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研究项目,其成果也发表了(Burgess,1994)。随后,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还赞助了两个关于自然科学博士生和导师的研究项目。1995年,英国最终有了本国的关于博士阶段学习的一组基本数据,从而填补了多年来的空白(Winfield,1987)。

表面看来,这五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法国采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体系,1984年法国进行了博士学位的改革,这一改革导致了单博士头衔以及其后的论文写作机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综合的体系。日本的体系对读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读者很可能惊讶地看到日本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是“很小而相对薄弱的”(Clark,1993:297)。仅仅有6%的大学毕业生会继续读研究生,而且对

于文科和社会科学学科而言,“获得博士学位并非是……学术生涯早期阶段的必要部分”(Clark, 1993:311)。

在国家之间巨大差异的背后,我们仍能看到学科文化的相似之处。对于一个物理学的博士生而言,与她“自己”文化中的历史学者相比,她每天的学习经历可能更近似于其他国家的物理学者。日本历史学博士生候选人所接受的指导在许多方面都与其他四国的历史学者相似。与特维克(Traweck)对物理学博士教育的研究结果相悖,对于学生个体而言,所接受的管理文化和是否拥有完善的研究实验室设施比在哪个国家接受教育更为重要(Traweck, 1988)。对工业化国家而言,导师所面临的矛盾处境是十分类似的。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涉及所有这些矛盾。

在每个章节的开头,我们会列举一些虚构的导师遇到的难题。而在每个章节的结尾,我们会记录真实的导师对他们工作的讨论,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

指导的问题

我们采访了许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十分敏感地谈论到自己是如何在事无巨细的专制指导和“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做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在我们的采访者中,有一些人坦陈自己并不善于掌握这种微妙的平衡。

博布里奇(Boarbridge)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奈特里(Netley)博士告诉我们:“要想知道哪些是你应该教给学生的,哪些是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发掘的,并在两者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绝非易事。”

而他的同事蒙塞(Munsey)博士说:

“如果我察觉到一个学生想要不劳而获,比如说,他希望我帮他完成一半的工作,我是不会答应的。我希望学生不仅有学习的动力,而且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应该精通学业,同时还应当能够胜任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当然,这些显然也是需要指导的,但是一旦我发现一个学生每天都上门来索要信息和数据的话,我是不会将超过10%甚至15%的工作时间耗费在他的研究项目上的。”

以上这些关于导师和学生关系的话语也反映了学生的独立性和依